

往事如风

—
去年秋天，我与师友的三人画展在莫言文学艺术馆举办，有幸再访莫言的故乡——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原本是个地理概念，在高密、胶县、平度三县交界处，此处地势低洼，胶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莫言在著名小说《红高粱》中写道：一颗子弹穿过高粱叶子，在空中划条弧线，然后落到河里去了……胶河被高密尊为“母亲河”，河水在境内只有蜿蜒曲折60多公里，但却令人不敢小觑：上游养育了一代齐国名相晏婴，下游诞生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河流滋养了作家的灵魂，提供给作家不同的水土和养分，使其形成了自己的心灵胎记和文化景致。莫言先生在小说《枯河》里写过一少年：“他沿着村后的河堤舒缓地飘动着……他走得很慢，在枯草折腰枯叶破裂的细微声响中，一跳一跳地上了河堤。”这个少年让我看到莫言的影子。1986年前后，莫言先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陆续发表，其神奇诡异的想象和宽阔绚丽的意境，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也在我内心产生了强烈震撼。《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我似乎在自己的村庄见过；黑孩用树叶擦去鼻涕贴在墙上的动作我熟悉；铁匠师傅“叮叮当当”的锤声我也熟悉。那段时间《红高粱》中关于高粱与河流的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摇晃，并通过莫言汪洋恣肆的描述直抵我的内心：“……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

1986年秋天，当时的高密县政府举办了一个《红高粱》小说讲座，地点在一家由旧澡堂改成的招待所，那是我第一次见莫言先生。那时的莫言还很青涩，脸庞圆圈的，皮肤白白的。莫言当年讲座时的话大都记不清了，但有一句话我永生难忘。他说：如果你想写一块石头，你就要把这块石头写尽、写死，让别人再也不敢写石头了。小说《红高粱》发表次年的秋天，高密这个小县城突然热闹了起来，大街上经常驶过一些外地牌照的汽车，朋友告诉我：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已经被改编成电影，由西安电影制片

钩沉逸事

青岛无水患。古力给力。
暴雨倾泻，洪涛翻腾，诸多城市变成“水城泽国”——广场成海，街巷成河，庭院成湾。滔滔汨汨，疮痍满目。
青岛则安然无恙，雨停水无。令人赞叹。在一些互联网文字的描述中，青岛是最不怕淹的中国城市，无论大雨暴雨骤雨，路面积水从不会没过脚脖。青岛的下水道被赋予了传奇色彩。

徜徉老街，脚下踩着的，有路石，也有古力，亦称窰井。“古力”为德语 GULLY 的音译，意即“下水道”。此名称一直至今，也算是德占时期排水系统在市民生活中的延续。在青岛，它因雨季排水的卓越展现而闻名遐迩。

我有幸生于青岛，久居青岛。我曾就职青岛市政污水处理厂，对古力有所认知。我参与编纂《青岛水务志·排水志》，拍摄图片，录制视频，整理资料。古力、井盖、明沟、暗渠、雨水斗、排泄处、污水处理厂……像在讲述青岛下水道的前世今生。我仿佛看见井盖上记录着城市的风云变幻，我好似听到井盖下涌动着青岛的岁月流逝。

我打开《胶澳志》《胶澳发展备忘录》，读取青岛古力的信息。德国人修建下水道实则是无奈之举。1898年夏天，德国占领青岛不久，惨遇狂雨肆虐，当地建筑和地貌遭受了无情的水灾侵害，还发生了疾患——雨水混合着污水渗入水井，严重污染了饮用水，导致肠炎和伤寒病流行，加之水土不服，大量德国官兵染病而亡，胶澳总督叶士克也未能幸免。1901年这位来青岛刚刚3年的总督死于霍乱，葬在万国公墓（今百花苑）。继任的胶澳总督罗申达不想重蹈覆辙。于是，德国人开始煞费苦心地质规划建设下水道。

青岛是中国最早实现下水道“雨污分流”的城市。早于上海20年，先于香港10多年。雨污分流工程从论证到建成投入使用，持续了5年之久。德国人显示了特有的耐心与严谨。

1900年，德国在青岛首次提出“雨污分流”的西方先进理念。排水系统分为分流式和混合式两种。分流式下水道建设，雨水和污水分别进入不同管道——雨水则直接从其专用管道流出。在道路两侧沟沿石上，每隔四五十米设一长方形雨水斗，上面覆以铁算子。雨水斗支管连接地下的干管，雨水随干管入海。粪便和生活污水由另一管道流出，经过处理后排放团岛西端海湾。

此外，德国人还利用青岛三面环海、东高西低的丘陵地形，依自然坡势在前海一带建设地上明沟或地下暗渠，使排水系统愈加完善。

我查询青岛市档案馆市政建设资料。德“租”青岛17年，下水道建设总投资600多万马克，铺设污水管道31808米，雨水管道36855.55米，混合式管道9282.6米，约占老城区下水管道的45%，奠定了近代青岛城市排水系统的基础。

青岛下水道的奇特，不仅仅在于其卓越的

再访莫言故乡

□张毅

厂的张艺谋导演，那些剃着光头“土匪”模样的人是扮演“我爷爷”等角色的演员。电影《红高粱》是根据莫言“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改编而成的，整部作品中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及露骨的场景，在近乎狂野的描写中充满着强烈的情感控诉，演绎出一部中国民间的现代革命史。

—
高密当地流传一种地方剧：茂腔。茂腔俗称“拴老婆槲子戏”，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柔怨，生活气息浓郁，被誉为“胶东之花”。莫言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吃着高粱面，玩着泥老虎，听着茂腔长大的。在莫言看来，高密东北乡是有声音有颜色的，颜色是红高粱的红，声音当然是茂腔。“我小时候确实是放过很长时间牛，因为我辍学比较早，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然后就回家劳动，年纪比较小也参加不了太重的体力劳动，生产队里就叫我放牛，经常在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唱两曲茂腔。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县戏剧团经常到乡下巡回演出。在场院里搭一个土台子，四乡老百姓都来了，那是一个隆重的节日。春节前后，农闲的时候，每个村里头都有自己的业余剧团，也会排演一些茂腔戏上演，几乎人人都会唱三句两句的，所以，我想茂腔是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我们的道德教育、人生的价值观念、历史知识，都是从茂腔戏里学到的。”

2001年，一部标志莫言先生从魔幻色彩嬗变为中国乡土风格的作品“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评论家李敬泽感叹莫言已成“正典”的《檀香刑》。《檀香刑》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清朝末年胶东半岛与“胶济铁路”有关的一起民间斗争事件。先生在小小说《檀香刑》后记里，曾表白自己此书“写的是声音”，除了火车的声音，“第二种声音是流传于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茂腔）。”在谈到《檀香刑》这部小说时，莫言说：这部小说也是有原型的，是根据发生在高密一个真人真事来写的，1900年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的时候，高密人孙文率领一班人，抗击侵略者，结果被抓住处以极刑，这是一个真实的原型，我写的时候充分考虑茂腔的元素，因为写了这么多小说力图创新吧，后来，想到民间戏曲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宝贵的资源，这里面积淀了我们几

古力

□周常温

功能，还在于流传的故事。据说，青岛下水道使用百余年后，有些零部件需要更换。一家德国企业发来电子邮件说，根据德国企业的施工标准，在老化零件周边3米范围内，可以找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施工单位果真找到了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裹好的备用件。虽历经百年，依旧光亮如初。这只是被神化了的青岛下水道的网络传说，子虚乌有。

日本人学习模仿能力，在亚洲无出其右。占领青岛期间，“复制”德国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模式，紧步后尘，再充实和完善。对于管道铺设作业，要求甚严。据日本人统计，截至1920年3月底，铺设的各种下水道管道总长度已达129.6公里，雨污分离式下水道居多。

青岛下水道给力，源于德国占领时期，始于新中国诞生之后，盛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阶段各有所为。截至2015年末，青岛市区排水管网长度6993公里，约为德占时期的90倍。且在团岛、麦岛和海泊河、李村河、张村河诸地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工艺水平均居国内领先水平，也达到先进国家城市的标准。青岛的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建设，亦正在高歌猛进地兴建中。

我曾先后报道过海泊河污水处理厂落成和通水——

“又黑又浓的污水，在这里乖乖地‘演变’数十分钟后，竟能于几米深的大池内清澈见底！并由此有了‘用武’之地——洗涤、绿化及建筑施工……眼下，在新落成的海泊河污水处理厂，人们可随时目睹此景……”

忽然，我记起一个与古力有关的青岛民俗。那就是结婚时必须用粉红色的纸张将古力盖遮挡起来。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说法称，古力盖下面是下水道，不吉利，要绕开井盖走，以避免晦气。新人若踩在粉红色的纸上，就等于没有踩在古力盖上。还有一种说法称，古力下面有龙王爷，得罪他老人家，运气就会被冲掉。井盖上贴上粉红花，以示尊敬，龙王爷就不会怪罪了。另外也是为了结婚讨彩头。

当然，还有人认为古力象征着陷阱。觉得新人从上面经过会意味着“失财、失福”，因此用红纸遮挡图个吉利。贴喜字和遮挡古力盖要同时进行，要在迎亲当天的日出之前进行，按照选择好的迎亲路线，用粉红纸糊住井盖，以免新人看见不祥之物。

初夏时节，我信步沂水路、黄县路、栖霞路、牟平路……星星点点散布在这里仅存的几十块百年之上的古力盖，又进入我的视野。我观察着铸造上面的纹饰、图案，字样，颇显古老、沧桑与铮铮风骨。

此刻，我想，古力呀，圆圆的黑黑的古力，刚毅、朴实、沉默、低调，与道路和谐地融为一体，像人体血管，如地下长龙，年年坚劲在地上，日日辛劳于地下。你承载着人车的践踏与碾轧，聆听着地面的喧嚣，感受着这座海滨城市的独特魅力……

千年来所有的信念，因为戏剧集中反映了民族的道德、价值观……我想用小说的方式，或者用茂腔的方式来写我的小说。所以说《檀香刑》是个小说化的戏曲，或者说戏曲化的小说。李敬泽先生在评论这部小说时说：“他以惊人的规模、惊人的革命彻底性把小说带回了他的故乡高密，带回中国人的耳边和嘴边，带回我们古典和乡土的伟大传统的地平线……莫言也不再是一个小说家，他成了说书人。”

读《檀香刑》，我想起“万物土中生”这句富有哲理的俗语，也想起那个年代游走在故乡的“说书人”——我们叫说“大鼓书”。其实早在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这种“民间元素”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其中的民间说唱艺人——瞎子张扣。“大鼓书”是民间一门古老的语言艺术。说大鼓书的艺人在说故事的时候，除了精于唱、念、做、打，还必须按故事中生、旦、净、末、丑出场的道白说唱，有时腔调还要模仿故事中男女老少的声调，并伴之与人物身份相匹配的神情和举止，让听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时至今日，这门乡土韵味民间说唱艺术已濒临失传。

三

多年前，我曾与朋友一起徒步寻访那条河流，以期找到先生创作的精神源头。莫言先生老家“高密东北乡”在胶河下游。秋天的河水自上游涌来，深澈透明，波澜不惊。高密曾经是有名的农业县，以种植小麦、棉花和高粱等农作物为主，尤其是那些生生不息的高粱令我难以忘却。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胶河两岸随处可见迎风摇曳的高粱……后来，由于高粱农业附加值低逐渐被农民放弃种植，现在胶河岸边已经没有了高粱的踪迹。胶河流过“王党”村后迅速向东北方向延伸，变得更加开阔舒展了，在连续经过几个村庄后，河流在河崖界内拐了一个弯，然后深情地向东流去。莫言老家原河崖镇大栏乡平安庄村就位于胶河南岸，河水温婉地从村前流过，似有依依不舍，欲言又止的意思。这里有很多管姓、高姓以及张王李赵姓氏的老乡，他们皮肤黝黑乡土朴实。当我来到这里时，原先的河崖镇一带已改名为疏港物流园区，两岸土墙构成的老房子已被崭新的瓦房取代，曾经河水开阔的河床也已近干涸，河道里到



万水千山

处杂草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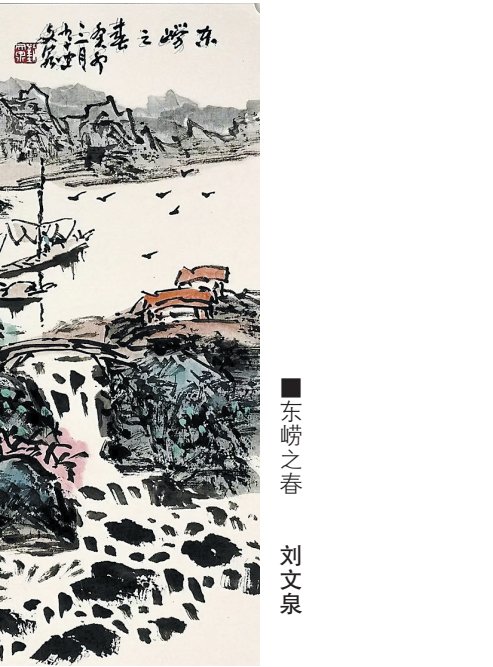
平安庄村在烟雾中时隐时现。村头生长着许多北方乔木：槐树、梧桐以及树干被风吹得东歪西斜的白杨树。秋天的树叶已开始脱落，只有几片枯黄的叶子孤寂地挂在树梢，像在呼唤夏天那些美好的雨水。村民房前的树干上拴着几匹马和皮色灰暗的牛，几只土狗在乡亲身影间穿来穿去。“平安庄”有祈福的意思，与附近的河流有关。我们在村口遇到一位正在收拾草垛的老人，他身体弯曲，目光混沌。老人用质朴的眼神打量着我，我说我们要找莫言家的房子。老人转身朝身后的几间旧房子指了指。在我向老人手指的方向走去时，心里不由地热了起来。

莫言旧居是一处典型的北方民居，透过陈垣断墙，依稀看得见正屋由石基、灰砖和泥墙构成，房顶是青红瓦铺就，院外是简单的门楼。在西屋的土炕上，陆续降生了包括莫言在内的兄妹4人。在这几间老屋里，性格懦弱、内心敏感的莫言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也是他成长过程中最具“饥饿”感的贫困时期。1976年，莫言从河崖棉花加工厂报名参军离开故乡，开始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

平安庄与许多村庄没什么不同。乡亲一样地早出晚归，周围一样地鸡鸣狗叫，一样的四季一样的河流……莫言在小说《枯河》中做了这样的描述：“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种凄艳的红色……村子里朦胧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狗不叫，猫不叫，鹅鸭全是哑巴……”

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几天，我曾邀请他来青岛小聚。在聊天时他说，自己有个舅舅在青岛，他很早的时候去过舅舅家，在广州路一个木材厂附近。他说：当年舅舅家房子很小，拥挤不堪，我说：那应该是殖民时期的日本建筑。莫言获奖后，接受了媒体的小范围采访，畅谈获得诺奖的感受，并回顾了幼时如痴如狂读书的趣事。他还欣然为青岛众多关心、关注他的书迷写下了“青岛是福地”几个字。

如今，那个地处偏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文化坐标，在世界文学的地平线上高高矗立着。那片土地是莫言先生获得创作灵感的源泉，埋藏在他的灵魂深处，呈现在无限广阔的写作中。



李村河

□姜光

独特和别致。沙河大集也在河床上，一个地方经济的繁荣是不是都和河流有一定的关系呢？还别说，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令人费解，因为我所见到的、具有规模的著名集市，最初的摊位都在宽阔的河床上。

我来到青岛后，曾跟随朋友去过李村大集，当时的李村河床上热闹非凡，人流稠密拥挤，摊位连着摊位，令人欣喜的是卖什么的都有，海鲜鱼肉就不用说了，甚至连外地、外省的特产都应有尽有。李村河滩上也做过整修和规划，依然盛不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商贩。繁荣热闹是不可比拟的，我现在回想，春节在即，场面红火，春联、年货、服装等，把河床塞得满满的，人们在拥挤中大声地讨价还价，那时一个集日的人流不会少于五万人，真的无法从记忆中找到一个满意的词汇来形容和描摹当年的景象。

现在的李村河焕然一新，沿着河两岸建造公园，种了树，还硬化路面，修建了凉亭。河流的疏通颇有成效，河的两岸花红柳绿，静怡安然，河里蓄了水，有的地方还种上了荷花，一条天然的河流锦上添花，天然的芦苇和青蒲茂盛地生长起来，使原本几近干枯的河床有了绿色，也有了生机。

我时常在李村河岸边散步，这正是曾经的李村大集地段，在水量不大的时候，有两次看到了游弋在水面上的红色鲤鱼。在静怡流淌的河水声中，当初热闹繁华的场面和那些音绕耳边的叫卖和讨价还价的熙攘声仿佛从时光深处隐隐传来……

我一直把李村河当作李村真正的文化标签，因为李村河的河床曾经是闻名天下的李村大集，还有勇往直前汇入大海的河水，在那喃喃低语的诉说中，充满欢声笑语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期许。



心香一瓣

雪夜的思

□美出于山

黄昏晕染了天际的裙裾，站在孤灯渐暗的廊桥上，刚才还微笑的蓝天，已颌首而退。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天际便将夜色收入囊中。随即，一辆辆车载着一抹抹归家的赤红，隐没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不远处，鸣笛的电车流也随着深远的小巷扬长而去了。

人常言“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每逢白雪簌簌而降时，一次次抬头仰面感受寒冷时，何曾不回忆起往日的一幕幕。

那是一束常常摇曳在风雪里的电筒之光。十几年前，我在东北的一个县城求学，母亲和我在不远的西山租了一间房子。西山离学校很近，但旁侧必经林场，对我而言，夜晚的松林藏满了阴森的密语，就像老鼠看见了猫。而每个放学的夜晚，一次次厚厚的降雪总能降成一道暖出心迹的月光，明晃透亮的底色酝酿着一丝归家的暖意。

高三的晚归时逢夜阑人静，在不远的小路尽头，有一束橘黄色的微光摇曳在风里，我能判断出她正手持电筒在来接我的路上，翘起的姿态晃在迷蒙的风雪里，呼啸的风唱出寒意。我逆着风喊：“妈，是你吗？”她总会吆喝应声，深一脚浅一脚地快步向我挪来，我也碎步疾走着，朝向那一束橘黄。

碰面的时候，她总会将我重重的书包快速卸下来，再吃力地架在她瘦小的身躯上，我常常向母亲倾吐不悦，而母亲的回应或是答非所问，或是心平气和。那一刻，我的心情被她不协调的回应撕碎在了风里，她低头默默地向前走着，并反反复叮嘱着：“别顾着抱怨了，心平气和看脚下，时刻注意积雪下的冰层很滑，咱看不见。”我断断续续的抱怨被分解在她匆匆的脚步中。仿佛这一路最大的话题便是看着脚下的路，稳稳地迈开每一步，或许那一刻不跌倒才是她最扎实的初心。

心情被雪花承载得更重了，我越走越慢，和母亲差出了不少距离。常常趁着风吟一声，我俯下身抓起雪向身后一把一把地用力扬去，仿佛雪的飞身旋转能痛快地带走所有的不悦。已而风再作响，我再看向她时，她早已默默离我远去，呼呼的北风吹着，松枝摇曳，积雪落在月光下那一方小小的身躯上。那一幕，书包是重的，心情是重的，母爱是重的。后来，夜色敛住了声息，我们一前一后稳稳地回了家。

多年后，我也参加了工作，在职业的洪流里逐波而行，我渐渐懂了母亲叮嘱的深意，一幕幕被树梢挂着的过往又晃在冬夜的天幕里，耳畔再次浮荡起那一声清脆的吆喝声，生动得要开出雪花来。在每一次抑郁的情绪里，在每个难越的坎坎坷处，在一次次自我审视前，我总能挺胸抬头，自信地做着我自己。有时不小心听到了一些冗短流长的碎语，听到了一些令我义愤填膺的负面言论，听到了一些叫人忧心忡忡的言谈，我便衷心感谢母亲当年的叮嘱：看着脚下的路，稳稳地迈开每一步，注意藏在积雪下的冰。是啊，人生何处不逢冰？在我们看不到的任何角落都有，只要稳稳地踩上去，就会发现，其实路没那么难走，难以挪开的恰是我们自己的心境。

月影下的步伐沉积了日复一日的辛劳，我再次闭上眼睛，回到几十年前，静静感受从指尖溜走的岁月，我轻轻抚摸着童年的纹路。将她的陪伴和教诲化成指尖溜走的思念，系在每一个时刻。就像那一年的松枝，摇曳着，连同皑皑的白雪，落下了年华。

那年的雪又下了，千里外的我，依然可见；春暖花开后，它融化了，却润泽了一个不朽的成长岁月；那一年的雪散了，如今又想起了雪，我扬起面，望雪夜的胸襟里，有我和母亲迎着走过的那一片雪花。